

陶靖節詩話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出版

淵明詩話

全一冊定價三角



原著者 陶淵明

標點者 鮑賡生

發行者 樊春霖

總發行所

上海

四馬路中市

新文化書社

淵明詩話

蕭德施

統

曰。淵明文章不羣。詞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

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才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

陶集原序

鍾仲偉

嶠

曰。陶潛詩。其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淨。

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直。至如懽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爲田家語耶。

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詩品

陽子烈

休之

曰陶潛之文辭采雖未優而往往有奇絕異語放

逸之致棲託仍高。

序錄

葉少蘊

夢得

曰詩品論淵明以爲出於應璩此語不知其所據

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用事多違法度璩作此詩以刺在位意若百分有補於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爲意顧區區在位者何足樂其心哉且此老何曾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仿之此乃當時

文士與世進取。競進而爭長者所爲。何期此老之淺蓋。噪之陋也。石林詩話。僧思悅曰。梁鍾記室。噪評先生之詩。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今觀其風致孤邁。蹈厲淳深。又非晉宋間作者所能造也。

陶集書後

蘭莊詩話曰。鍾嶸品陶潛詩。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可謂知言矣。而竄之中品。其上品十一人。如王粲阮籍輩。顧右於潛耶。論者稱嶸洞悉玄理。曲臻雅致。標揚極界。以示法程。自唐而上莫及也。吾獨惑於處潛焉。

林君復通曰。陶淵明無功德及人而名節與功臣義士等。何耶。

蓋顏子以退爲進。甯武子愚不可及之徒歟。

蘇子瞻軾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

和古人。則始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

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靡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

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爲不甚愧。

淵明。然吾之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

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

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

明此語蓋實錄也。吾真有其病而不蚤自知。半世出仕以犯大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晚節師範其萬一也。東坡詩話下同

又曰。孔文舉云。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事矣。此語甚得酒中趣。及見淵明云。偶有佳酒。無夕不傾。顧影獨盡。悠然復醉。便覺文舉多事矣。

又曰。所貴於枯淡者。謂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邊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邊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皆是能分別其中邊者。百無一也。

范元實溫曰。東坡和貧士詩。夷齊恥周粟。高歌誦虞軒。祿產彼

何人能致綺與園。古來辟世士，死灰或餘烟。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不樂乃徑歸，視世嗟獨賢。此言夷齊自信其去，雖武王不能挽之使留。四皓自信其進，雖祿產之聘亦爲之出。蓋古人無心於功名，信道而進退，故其名之傳如死灰之餘烟也。後世君子，旣不能以道進退，又不能忘世俗之毀譽，多作文以自名其出處，故曰朱墨手自研。若淵明初亦仕，絃歌本誠言，蓋無心於名。雖晉末亦仕，合於綺園之出，其去也亦不待以微罪行，不樂乃徑歸，合於夷齊之去，其進退蓋相似，使其易地未必不追蹤二子也。東坡作文工於命意，必超

然獨立於衆人之上，非如昔人稱淵明以退爲高耳。

潛溪詩話

劉後村

克莊

曰：士之生世，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真者。淵

明一生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餘皆高枕北窗之日。無榮惡乎辱，無得惡乎喪。此其所以爲絕唱而寡和也。二蘇公則不然，方其得意也，爲執政侍從，及其失意也，至下獄過嶺，晚更憂患。於是始有和陶之作。二公雖惓惓於淵明，未知淵明果恁可否。

後村詩話

朱文公曰：淵明詩所以爲高，正在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東坡乃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

然之趣矣

朱子文集

黃魯直庭堅曰東坡在潁州時因歐陽叔弼讀元載傳歎淵明之絕識遂作詩云淵明求縣令本緣食不足束帶向督郵小屈未爲辱翻然賦歸去豈不念窮獨重以五斗米折腰營口腹云何元相國萬鍾不滿欲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斛以此殺其身何翅抵鵲玉往者不可悔吾其反自燭淵明隱約栗里柴桑之間或飯不足也顏延之送錢二十萬卽日送酒家與蓄積不知紀極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遠近豈直睢陽蘇合彈與蜣螂糞丸比哉

又曰甯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甯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爲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興放豈可爲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又曰正賴古人書正爾不能得正宜委運去皆當時語而或者改作上賴古人書止爾不能得甚失語法

又曰、血氣方剛時、讀此詩如嚼枯木。及縣歷世事、知決定無所用智。又云、謝康樂庾義城之詩、鑪錘之功不遺餘力。然未能窺彭澤數仞之牆者、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持是以論淵明、亦可以知其關鍵也。

又曰、退之於詩、本無解處、以才高而好耳。淵明不爲詩、寫其胸中之妙耳。無韓之才、與陶之妙、而學其詩、終樂天耳。論韓諤甚所謂此蜂

撼大樹也。論陶不差宜分觀之。許印芳識

陳無已師道曰、鮑昭之詩華而不弱、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

文耳。後山詩話

都玄敬穆曰陳後山謂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此言

非也如歸田園居云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鷄鳴桑樹巔東坡謂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如飲酒其一云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山谷謂類西漢文字如飲酒其五云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王荊公謂詩人以來無此四句又如桃花源記云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唐子西謂造語簡妙復曰晉人工造語而淵明其尤也後山非無識者其論陶詩特見之偶偏故異於蘇黃諸公耳

南濠詩話

韓子蒼

駒

曰以淵明傳及詩考之自庚子歲始作鎮軍參軍由

參軍爲彭澤、遂棄官歸。是歲乙丑、凡爲吏者六歲。故曰疇昔居上京、六載去還歸。然淵明乙巳、尙爲建威參軍、十一月去彭澤、而曰家貧耕植不足自給、何也。傳言淵明以郡遣督郵至、卽日解印綬去、而淵明自敘、以程氏妹喪去、奔武昌。余觀此、士旣以違己交病、又愧役於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因妹喪卽去、蓋其孝友如此。世人但以不屈於州縣吏爲高、故謂因督郵而去。此士識時委命、其意固有在矣。豈一督郵能爲之去就哉。躬耕乞食、且猶不恥。而恥屈於督郵、必不然矣。又曰、田園六首、末篇乃序行役、與前五首不類。今俗本取江淹種苗在東皋爲末篇、東

坡亦因其誤和之陳述古本止有五首。予以爲皆非也。當如張相國本題爲雜詩六首。江淹擬詩亦頗似之。但擬淵明詩。開徑望三益。此一句爲不類。故人張子西向予如此說。余亦以爲不然。淹之比淵明情致。徒效其語。乃取歸去來句以充入之。固應不類。予觀古今詩人。唯韋蘇州得其清閒。尙不得其枯澹。柳州獨得之。但憾其少適耳。柳州詩不多。體亦備衆家。唯效陶詩是其性所好。獨不可及也。

遜齋閒覽曰。文選有文通擬古詩三十首。如擬休上人閨情詩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故事。又擬

陶淵明歸田園詩云、種禾在東皋、苗生滿阡陌、今亦在陶淵明集中、皆誤也、

洪景盧邁曰、陶淵明歸田園居六詩、其末一篇、乃江文通雜體

三十篇之一、明言數陶徵君田居、蓋陶之三章云、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故文通云、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正擬其意也、今陶集誤編入、東坡據而和之、未深

考耳、容齋隨筆

郎仁寶瑛曰、陶詩歸田第六首末篇、人以謂江淹者、韓子蒼辯

其江淹雜擬似陶詩耳、但開徑望三益、江淹不類、予以爲此句